缅怀吴老

李则夷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我在荣县中学读书期间，校长谷醒华，教务主任赵星枢，国文教员熊伯楚，数理教员漆维周、史地教员沈伯知，英语教员朱群英都是成都高师的毕业生；同时还有外县教员乐山詹龙章、雅安王善言教英语、资阳鲁治均教图画、音乐，犍为魏△△教博物，他们也毕业于成教高师。在他们的辛勤教育下，我不仅学得了这些科目的基础知识，还学得了若干作人处事的道理，我很尊敬他们，感激他们。当时我想，如果中学毕业后还能升学的话。我定要考入成都高师，并把从事教育工作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中学毕业了，我约了赵鹤仙、曾荣、罗纲举、朱植民同道上成都，大家都去投考成都高师。在明远楼下稽查室主持报名的是吴匡时先生，他见我们都是荣县人，高兴地告诉我们，校长吴玉章先生也是荣县人。我们回答说，吴校长的鼎鼎大名我们是久闻的，但谁也没见过他，都盼望有幸能作他的学生。

考试那天，试场虽分设在校内各教室，第一场点名发卷却设在至公堂（礼堂）右侧，由吴校长亲自主持。天气很热，他穿着白色麻布长衫，罩青纱马挂，头顶微秃，已有稀疏白发，面色青黧，身材较高但很单弱，已是四十多岁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他坐在藤椅上，对应名领卷的考生都一一按相片仔细对照，严防冒名顶替。经过两天初试，一天复试。他是我系他的家乡双石桥邻近的鼎新场人，还问到我父亲的名字和家庭情况。投考人数总共不到五百，最后录取的仅有六十几名，加上附中免试升入的还不到八十。荣县的五人都被录取了，曾莱、罗纲举考入理化部，赵鹤仙、朱植民和我都取入英语部。

开课那天，吴校长集合全体新生在合班教室讲话，他说高等师范是为中等教育培养师资的地方，国家中等教育的发展，高等师范的学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勉励大家要确立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人生观，要认真学好专科，精通业务，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要锻炼好身体，才足以为人师表，不怕艰苦。最后他还讲了好些新生入校应当遵守的规则，其中一条是不许学生剃头式，理由是学生没有时间梳理。他点着我的名说："你的头发要赶快剃掉。"我心里虽不大乐意，但仍不得不服从他的规定。

在训导办公室任职的学监有荣县人李晃父、张蜚昆两先生，赖君奇老师也来校任稽查了。他们都是老同盟会员，曾为辛亥革命出过大力，把管理学生生活，指导学生言行，也看作重要的革命工作，都认真负责地做得很有成绩。赖老师在执行职务时，最初有的学生不大服从管教，吴校长于星期日常亲到稽查室陪他们话旧，从旁支持他的工作，调皮的学生看见他就转变得规矩老实了。

除我们新生五人外，高级班的丁熙明，江彦、周以炯、袁正武同是赖老师在荣县中学教过的学生，我们课余也常去稽查室向他请教，如在凤凰山下一样，也总殷切地鼓励我

们。他不时也去吴校长家看望，他说，校长夫人游丙莲女士到成都还不久，他和校长虽是多年分散后的团聚，但仍不惯于过城市的清闲生活，不如在家乡操持家务，终日绩麻纺线，喂猪种菜的好。当时一般富裕的城市妇女，尤其是军政人员的眷属，都是住着大公馆，每天无所事事，只知打牌，看戏、吃喝、过腐化生活的，吴校长的家属却不是这样，而是始终保持着家乡的纯朴风气。

高师校内同学有校友会的组织，基金比较充足，除平时举办一些群众事务外，每逢新同学入校，或毕业同学离校，都要在成都近郊的名胜地区开盛大的欢迎会和欢送会，欢迎本届(第十六)同学的大会是在南门外武侯祠举行的，除全校同学外，吴校长和所有教师都应邀到会了。新任图书馆长穆耀枢先生到达较迟，在大家的掌声中他登台说，他只接得一份请帖，他的夫人同来了，在大门外却不好意思进来，同学代表立刻出去请进，吴校长起立请她上台就座，送茶问好。他的座位恰好在教师文龙的左侧，文翰林是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封建味道气味很浓。他感到女人坐在身边是对他的不尊重，顿时气得脸色发青，拂袖而起，迳自奔向大门，不顾同学代表的再三挽留，呼来轿夫便乘轿离去了。这一件不大愉快的小事，并未影响大会的热烈进行，穆先生在讲话后还自编自唱了一首英文歌“Chengtu WiLL Shine，”其他娱乐节目也很有趣，聚餐也很热闹。

我们每天上下课常要从吴校长办公室的窗外经过，时常见着他在伏案工作，为了处理繁杂的日常校务，计划学校的未来发展，他的辛劳是可以想见的。成都高师是当时全国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其他五所设在北京、南京、沈阳、

武昌、广州。成都高师的学生来源，除四川外还包括云南、贵州两省。由于时局动荡，内战频繁和交通不便，云贵两省历届选送的学生都很少很少，本届国文部只有一个云南人。校内编辑设有国文、英语、文史、数理、理化，博物等六部，学制有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另有图画工艺、体育音乐两专修科，修业年限为三年。因录取人数不足额定，各年级开设部别也常不齐全。如当时的三年级仅有一个理化部和两个专修科，本届既未设文史、博物两部，也未招收专修科。总计全校四个年级只有十六个部和四个专修科，人数不到四百。学校应当充实，发展、提高，是吴校长时萦脑际的急迫问题。那时南京高师已改为东南大学，武昌高师已改为武汉大学。吴校长也计划将成都高师改为成都师范大学。但这一计划的实现，却已是在他离职三年以后了。

当时学校的教师阵容约计当在六十位左右，大部是历届延聘到校蝉联下来的。其中有清季的状元骆成骧、翰林文龙、文学学家向楚、历史学家叶秉诚、数学家夏斧私、化学家张幼房和其他著名学者林山腴、龚向农、庞世寿，祝屺怀、蔡松佛、陈希虞等，日本留学生较多，有何叔宜、张心如等，留学欧美的很少，有李劼人，周光煦等，京沪大学的有毛仲成等，外国教师有法人邓孟德教法语，加拿大人mrs，Best教会话。籍贯最大部份为四川，外省有江苏陆佩萱等二人，浙江穆耀枢等三人，广东吴鉴池一人，湖南舒新城一人。为了充实师资，吴校长上期从泸州的学潮中聘来了恽代英先生任教务主任，恽先生到校后开展了许多新的活动，沉寂的校风一时转变得生气勃勃，进步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本期不能让他回上海去，给老同学留

下了无尽的思念。肖华清曾告诉我：他便是当时受了进步思想的薰陶，随后才献身革命的，穆耀枢是一位图书馆学专家，曾有若干译著在中华书局出版，吴校长聘他来校任图书馆长兼授英语，图书馆经他整顿后，新文化新思潮的书报大量充实，阅览室常座无虚席，借书人络绎不绝，一改旧时面貌。（不料次年穆被调任通俗教育馆图书馆长，其后竟被军阀杨森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以介绍道尔顿制闻名全国的教育家舒新城先生也应了吴吴校长的聘来校任教，惜到校已临近寒假，仅合班授课一两星期，吴校长又请准教育部用庚子赔款为学校聘得了魏时珍、李璜、曹四勿、罗元叔四位教授（当时称为部聘教授）同学们闻悉都非常欢喜，但他们都是次年才到校授课的。

明远楼左侧的一幢平房是明远学会（高师校外同学会）的会址所在，吴校长每星期日上午都在此作学术讲演，让学生及校外人士自由听讲。最初我不知道，后来随同曾莱、罗纲举去听过一次，内容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我自来认为哲学是玄之又玄难以理解的学说，听得不感兴趣，以后便一直未去，曾莱、罗纲举却从未间断，他们革命世界观的树立无疑是从此开始的，我因囿于偏见和无知，自己断绝了教接教育的前途。

十一月中旬某日，是成都高师建校的十周年纪念日，吴校长早有规划，定于此日开全校运动会和游艺晚会，事前一切都作好了布署和准备。大会开幕时全校师生及来宾济济一堂，气氛很是壮严。大家先唱了叫"卿云歌"的国歌，歌词是：

"卿云烂兮，虹熳熳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着唱校歌，歌词惜已记忆不全：

“礼乐著休明，鼓吹乾坤△△△△△△，师儒道自尊。

成就莘莘学子，甄陶万类之根，要使天中地正，持纲总在人。”

吴校长致开幕词：他说，开运动会不是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热爱运动，增强体质，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一洗外人诬蔑我们是“东亚病夫”的耻辱。并勉励大家在比赛中要重视运动员道德，服从裁判，勿斤斤计较一时的胜负。他还请老同盟会员，当时在四川任督军的熊克武讲了话。全校学生在军乐声中队伍整齐地绕场一周，便开始了会操表演和各项比赛，因为项目不多，自动报名参加的人又不太勇跃，上午便结束了全部田径赛。下午的表演赛仅有足球、网球和武术之类，兰球、排球等当时尚未普遍出现，自未列入比赛项目，我参加了跳高、跳远两项，最先落选，四百码赛跑得第四名，总评会上吴校长奖给我毛巾肥皂等日用品，晚上的游艺会仍在露天举行，台上煤气灯高照，节目中同学自演的川剧十分精采，悦来茶园的名角康芷林，贾培之都在台下拍手叫好，吴校长也坐在前排，一直高兴地看到终场。

寒假期间，四川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做以武力统一四川的迷梦，他联合了一批川黔军阀向成都进逼，督军熊克武便率部出川，奔向革命策源地广东。（不幸以后孙中山先生逝世，熊被蒋介石软禁，部队被编遣），杨森以督理名义进入省城，委派他的秘书傅子东代替吴校长接任了成都高师的校长。我们假满回校，校长室已不再见到吴校长伏案工作的影子了。

吴校长尽管交卸了校长的职务，但他并未离开成都，每周星期日在明远学会的学术讲演并未停止。一次我和赵鹤仙去青羊宫赶了花会回校，各人买了一抱箫笛胡琴之类，很是得意。走到皇城洞外“为国求贤”坊下，适逢吴校长从明远学会讲演后出来，曾思九等进步同学还伴随左右向他殷殷请教，我们虽停立道旁鞠躬致致，他也对我们微笑答礼，但我们脸上早已涨得通红，心也跳个不住，惭愧到无地自容了！

又一次罗纲举和我逛少城公园，远远望见吴校长和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青年在荷花池边并肩散步，罗纲举告诉我，那是吴校长的女婿兰叔康，程家场人，曾在本乡任过团总，办事公正，很得乡人称誉（1931年兰叔康在川东某县工作，因与远在海参威的岳父通信，不幸惨被某军阀杀害，其时吴老的外孙兰其邦、兰其卫弟兄尚是童稚之年哩）

1924年春季开学以后，舒新城先生给我们讲授教育心理学，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大受听课班级的欢迎。成都其他大专院校如华西大学、外语专校等相继请他讲演，若干慕名人士（有的甚至姓名也未弄清，他在课堂上给我们看的请帖，上面竟是写的“苏新诚”）也请他赴宴。追求进步的男女青年把他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更是趋访不断。为时不到三月，校内封建顽固份子由嫉恨而激使无识之徒，酿成了驱舒学潮，一面向社会散发了“人神之所共愤”的传单，一面呼请军阀加以迫害。幸舒先生及时避入李劼人家，我班赵鹤仙、王文蔚又赶去护送到外东九眼桥上船，才得平安脱险离蓉，舒先生到了重庆，发出长篇宣言，力斥成都高师顽固派用心之险毒，并谓神不知是否指的校园后面狐仙洞的狐仙。他回到上海，接连在北京《语丝》周刊上发表《谁能宽容》

及《不宽容又怎样呢？》两文，把成都高师顽固派的丑恶面貌揭露无遗。我常想，如果吴校长继续任职的话，“西南最高学府”的成都高师，是绝对不会闹出如此贻笑各方的丑剧的。无怪当时校内校外都流传着讽刺成都高师为“稀烂最糟学府”的烂言了。

吴校长继续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于“五一节”召开了工农群众大会，同时追悼逝世不久的列宁。军阀杨森临时派出军队弹压，制止游行，吴校长还险遭逮捕。他约同刘伯承一道出川前先回了荣县，那时旭阳中学刚开办不久，校长谷醒华留他在校住了三天，请他每天向学生讲演青年读书革命的道理，范晶如是该校第一班的学生，至今犹能娓娓道及他当时受到巨大的鼓舞，决心毕生从事革命的故事。

以后的十多年中我一直未见吴玉章先生了。他为革命在国内外奔走呼号，干出了许多煊赫的事迹，并不断在报上登载出来，我读着总暗自为他祝贺并感到高兴。

1938年12月27日，吴老在重庆（当时叫陪都）出席了国民参政会返回延安从成都经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请他和林伯渠、陈绍禹在春熙路青年会讲演，我同他的侄孙吴柏修赶到会场时，他已经讲过而是林老正在讲话了。遥望在旁休息的吴老，面容已较前衰老，精神仍显得充沛振奋。散会了，他穿过人群步出会场，吴柏修和我立即迎上前去向他请安致敬。吴柏修说：“这是李则夷，他是么公在成都的学生哩。”他紧握着我的手说，还认得认得，并问我在那里工作，我回答说，协进中学，他又说：协进中学是个好学校，好好干，好好干。便匆匆上车离去了，我们停立着目送了许久。

当时的协进中学的确是一所革命的好学校，被人誉为西

南人民阵线大本营。可是时隔半年，谷醒华老师便因病辞去了校长职务，我未能坚守岗位，接着也离开了协进中学。

解放后，吴老在北京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继续为国家培养大量的建设干部。1950年5月我在重庆会见了吴老的外甥张克勤先生，他正准备去北京探望多年不见的舅父；同年11月，我又在泸州送走了谷醒华老师，他应吴老之约去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我请托他们代向吴老问候。

1982年4月，我去双石约老友林良士去蔡家堰访问吴老故居。由于吴老的远见卓识和无私的品德，他在二十年前已将自己的全部祖宅交给国家创办了荣县师范学校。我们到了学校对面已见整齐的校舍建筑纵横排列，蔥茏的林木围绕后山，清莹的水塘横在校前，校门左侧悬挂木牌上的校名，据说是吴老1959年再次回家时亲手所写。东北角的两间楼房，是仅存的吴老故居，他的侄孙媳单独居住其间。因儿女不在身边，政府虽有一定照顾，年老多病之身仍多有不便。后来，我们才知道，房侧山上有吴老的夫人游丙莲女士和儿子吴震寰之墓，我们均未及拜谒凭吊而深深引以为遗憾，林良士并代我作诗二首，以表怀念吴老之情：

“多承教益感师恩，忆昔成都就学时，五老英名垂宇宙，遗书捧读倍相亲。走访故居忆旧容，蔡家已是文昌宫。莘莘学子勤攻读，景仰先师贯始终。

1984年11月15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做大官与做大事

——回忆吴老在双溪书阁的讲演点滴

宫世德

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的一天，我从富西乡家里吃过早饭后进城。刚一进城，便看见一些市民情绪异乎平常，街头巷尾三、五成堆不知在议论着什么，有的欢快，有的深沉谨慎。我几次贴近探问，他们都不言语，看样子是怕说错了话脱不倒手。最后问到一个比较熟识的人，他才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吗？今天是大共产党人吴玉章要到双溪书阁作公开讲演"我想机会太好了，我一定要去听吴老讲演。吴老虽然是我县双石乡蔡家堰人，但我还从未见到过。虽没见过，但我对吴老早有崇敬的心情。因为在我读初中的时候，经常听到老师给我们讲吴老的革命故事；何况吴老又是辛亥革命时，荣县独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呢！由于这些，使我要想亲眼看到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像的心情，是无比迫切。不一会儿，我奔到了双溪书阁，等候着吴老的到来。

据说，吴老这次是参加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特回荣县故里探亲访友的。在荣县住的几天中，有不少的进步人士前往住地拜访吴老，请教革命的道理，他都亲切地作了接待。又听说到双溪书阁讲演，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罗叔明。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老同盟会员谷醒华、赖君奇和在城内

的共产党员、盟员，有各界进步人士和部份进步学生，有国民党政府县长刘觉民和部份科室人员，有国民党县党部内左中右各派上层人物，也有自觉参加的群众。估计这次的听众不下两千来人。我是自觉参加的一个。会场设在双溪书阁“忠烈祠”前。台上只有一张长桌，桌上铺了一条桌布，上面放有一个插花的小花瓶，靠后只放了一张藤椅。那时没有扩音器，全凭口头传声。会场虽然布置得十分简朴，但秩序是特别的好。我选择了一处离讲台不远的地方，当时是听得一清二楚。至今时期久了，有些话语记不全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吴老所讲：“做大官与做大事”的问题。吴老这次讲演，大体可分为两部份。前一部份大意是说：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急需治理国家。要反对打内战，反对独裁专政，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要继续团结战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要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同时勉励大家说：国家有前途，人民有希望，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后一部份主要讲的“做大官与做大事”。吴老说：“在这里我提一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就是‘做大官与做大事’的问题。过去往往被人笼统地称为‘干大事’。不是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某某人在外面干大吗？实际上做大官与做大事是有区别的两回事情。本来做大官的人应该做大事才对。可是做大官的人不一定会干大事，干大事的人不一定是大官。干革命是做大事，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绝大多数不是官。社会上总有些人想做大官，但我提倡做大事，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一些人为什么总想做大官呢？我想，可能是他们看到一些做大官的人，手中一掌握了权之后，就任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贪污人民的钱财

为私有，把贪污来的钱修洋房子、讨小老婆，甚至三妻四妾，任意挥霍。只顾自己过得舒服，那管人民的痛苦。像这样的官是贪官。我断定贪官污吏是不会长久的，到时候是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清算与惩治的。我提倡做大事，并不意味着反对人们做有益于人民的小事。做大事，也必须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以我们荣县的情况看，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荣县自然条件好，资源极丰富，都等待我们去开发。比如翔斯茫水这条河，水量比较充足，有无穷无尽的水利资源。谁能承头在沿河造些水电力站多好呵！发电站建成以后，可以利用电力提灌、照明、开动机器等，为人民造富，那不是为人民作了很好的大事吗？不管是谁，只要你肯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人民群众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你就会永远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的！”

吴老在双溪书阁讲演，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这次讲演至今虽已三十八年了，但无时无刻不激励着我们前进。尤其是在现今“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潮中，回忆起来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1984年7月12日

回忆吴玉老的教诲

晏光候

吴老玉章是全国人民最崇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举世闻名，人所共仰，更是我们荣县人的骄傲和自豪。他对我县的文化及革命运动都起到了巨大影响。辛亥革命是他首先把革命火种传到了荣县，因此早于武昌起义半月宣告荣县独立。民国创立后，他不居功、不入仕，旨在作事不作官，在外面很少回乡，因此在家乡成为神秘人物。家乡人出于崇高的敬意，竟说在选举总统时吴老曾还得过几张选票。虽事出无稽，足见其声望之大与乡人对他的敬仰了。在当时，谁都想一睹吴老风采为快，否则便认为是一生憾事。

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后，我奉派回重庆行营工作。原来在武汉从事抗日活动的著名人士也都纷纷转移到了重庆，吴玉老也在这个时候来到重庆。

荣县同乡刘德燊在重庆居住有年，与不少同乡多有交往，比较活跃。我和他是在旭阳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一天，他特来告诉我说："吴玉老回重庆来了，荣县同乡准备为他接风洗尘。"这无疑对我是个好消息。我立时感到兴奋，因为多年留在心中的见吴老的夙愿就要达到了。如果说作为一个荣县人未曾见过吴老，与人谈起来也是不大光采，会感到愧颜的。荣县同乡对此都有同感，送请柬都非常慎重。由两

位同乡专程登门送达，并说明不是在餐馆欢迎，是在同乡人的私人住宅，连厨师也都是荣县同乡，可品尝家乡味菜肴；时间定在晚上，以便有多一点时间欢聚畅谈，不致耽误吴老宝贵的工作时间。吴老听后，欣然应邀，又嘱咐说："不要办许多菜，吃吃便饭就很好了。"

约会那天，我提早去到同乡彭绍先律师家。不约而同，有几个同乡也提前来到，都带着虔诚的心情等候在门外。吴老准时到了。大家都上前去迎接，吴老和蔼可亲地同大家握手。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感到有股特别温馨的气氛。在客厅里坐定后，一一给吴老介绍。我在当中年龄最小，是晚辈的晚辈，学生的学生。但不管长辈晚辈，大家都无拘无束地随意攀谈，欢愉之情自不必说。当得知荣县青年不少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有的甚至不避艰险奔赴延安时，吴老甚为赞赏，他说："中华民族抗拒外侮是空前的规模，这一代的青年，正好立功立业。"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抗战的分析。他说："日本人虽然占据了武汉，但不是他的胜利，而是背着包袱越陷越深。只有中国人自己消极了，才是日本人的胜利。"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和抗战的必胜信念！当时我年龄不大，吴老又教我："不断求知，爱好读书，坚持不懈"。我把它奉为圭臬，作为座右铭。这对我以后有一点小小成就，获益确实非浅。而今我已进入"不矩"之年了，犹牢记不谕，倍感亲切。

自从那次见面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吴老。那次见面，就成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国民参政会中吴老是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我原想在参政会开会期间，利用我在会场工作之便见到他。但他一直未出席会议，仅由董必老作代表

到会。这对我来说是一大遗憾的事情。

回忆的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虽然事过境迁，但每一念及，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使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吴老。

题吴玉章同志故居

魏传统

故里多桑麻，　　不见早还家。
清风拂两袖，　　祭内月笼沙。

一九八八年一月

题吴玉章纪念馆

魏传统

高风亮节对仇雠，　　奋斗终身永不休。
从事教文多建树，　　先驱遗爱光神州。

一九八八年一月

龙年三月十四日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同仁访吴老故居

晏光侯

桑田古堰春水浏，　　不负钟灵毓秀取。
作育英才芳百世，　　革命伟业颂千秋。

革命烈士罗湘简介

罗瑶华

罗国光，字纲举，参加革命后取名罗湘。四川省荣县程家场人，生于一九〇三年。少年时勤奋读书，毕业于荣县中学，是当时县中的高材生，很受教育界老前辈吴玉章和赖君奇老师的器重。

由于吴老的关系，一九二三年考入成都省高师（即四川大学前身）化学系。于一九二五年由高师校长吴玉章同志介绍，参加四川地下党为中共党员。从此，他与同乡、同学曾莱（同时入党的中共党员）一起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成为荣县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根据组织通知，罗湘到重庆中法大学报到。吴老当时任中法大学校长，推荐他去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学习，该校是由共产党人主办的黄埔分校。罗湘在该校学习，并在学校教导营参加了南昌起义。此后又由组织委派去湖北襄樊一带大小洪山地区组织农民暴动，任前敌总指挥。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弃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罗纲举被国民党二十军追捕，不幸被杀害于万县江滨。终年仅二十五岁。

注：1.以上材料摘自罗纲举独生女罗美华向自贡大安区广华居委所写的烈士简介。

2.一九四九年四川解放后，罗纲举之妻罗纲惠被邀请参加庆贺解放大会，后由自贡市龙井街道党组织授予烈属待遇。并发有光荣牌和烈属优待证。

3.罗瑶华系烈士侄女。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补充材料：

罗纲举是读书的名字，与我是旧制中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读荣中八班时，和曾莱、徐积光等同班。在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反英、反日侵略、反对日本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运动中，同曾莱发动同学游行示威，起了积极作用，深得当时进步校长谷醒华、训育顿君奇老师赞助和勉励、同学敬佩。在旧制四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高师，在校长吴玉章先生的指导下投入革命地下活动。高师未毕业，就投笔从戎，考上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在国民党反革命军阀的威迫压力下，消息不通。据听闻，他是在湖北武汉牺牲。现仅将我所知，作罗烈士一生从事革命工作的补充参考。

一九八六年　杨光伟　回忆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